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四卷第一零一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時事短評

北京解嚴（文）——內亂外交的新局面（純）——京師的國立各校（召）——英國煤礦罷工成敗的關頭（翰）

論中國對比宣告廢約事　松子

一個英國工黨的中國觀　陶孟和

蘇俄理論和國際法（上）　浩徐

賣書（小說）　西岩

阿青　許君遠

科學膚言　自得

兩月來在南昌目睹的慘象（信通）　劍脩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零售：北京每份銅元拾枚，外埠大洋四分。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價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 底頁	二十五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第二週年增刋出版預告

本刊定每週年特出增刊一冊。本年一月一日所出之第一週年增刊，共九十頁，約十萬字，出版不及一月，即已全數售盡，其受讀者歡迎，於此可見一般。現在本刊又快滿二週年了。擬於出完第四卷第百〇四期（十二月四日出版）後，即出第二週年增刊，內容比第一年增刊約加一倍。凡在本期增刊出版前直接向本社或本社上海代理處訂全年之長期讀者，本社當以一冊奉送，不另取費。

本刊二三卷合訂本廣告

本刊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裝訂半年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尾有標題索引及作者姓名索引，極便檢閱。出版以來，備蒙讀者歡迎。現第一卷再訂本久已售罄，即第二三卷亦存本無多，購閱者，請即從速。

合訂本第二卷（二十七期至五十二期，附有關稅會議特刋）

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二角

合訂本第三卷（五十三期至七十八期）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

本刊報費加價預告

本刊自第五卷第一百零五期（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起改定價目如下：

國內　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
　　　全年連郵費大洋二元　日本朝鮮同

歐美各國　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連郵費大洋三元

零售　本京每份銅元十四枚
　　　外埠每份大洋五分

本刊為優待長期讀者起見，凡在陽歷本年內（以郵局發信戳記為憑）定報者，一律仍照原價收費。

雙解標準英文成語辭典

厲志雲編　布面精裝一冊　凡九百面

發售　特價　定價每部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　郵費五分

特價期　十五年陽歷十二月底止

英文成語最難索解，國人研究英語，每感其苦。本館前輯「英文習語大全」，卷帙稍繁，茲編所舉凡七千五百餘則，盡屬英美近世最通用之成語。英文註釋之外，並附漢譯，一語數義，兼舉並列，各附例句，以相闡明。版本大小適中，字體兩明合度，中等學生及一般研習英語者，是書適稱其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時事短評

北京解嚴

最近七八個月，北京這個都會永呈一種恐怖狀態。最初是空中炸彈的恐怖。接着是軍隊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無數軍官或軍事機關任意拿人任意殺人的恐怖。現在的北京是張學良軍長的北京了。現在北京宣告解嚴了！

北京爲什麼戒嚴，爲什麼解嚴呢？一二月前，戒嚴司令部的成立，決不是因爲什麼『討赤』軍事吃緊，只是因爲要解決北京的軍權問題。現在的解嚴，亦決不是因爲什麼『討赤』軍事不吃緊，只是因爲現在的北京已經成了一個清一色的奉系北京。這是戒嚴和解嚴的原因。

解嚴的結果應該怎樣呢？我們忍禁不住的要追問幾件事體：第一，解嚴以後，郵電以及新聞是否不再受軍警機關檢查呢？第二，北京一切軍事機關，今後是否不再逮捕普通人民，鎗殺普通人民呢？第三，現時被捕繫獄的學生人等，是否可以釋放；即令不能釋放，是否亦應移送普通法庭呢？第四，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應否恢復呢？

按照民國元年的戒嚴法——這是戒嚴司令部宣告戒嚴時曾經明白承認的法律——這些自然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是事實上我們還是沒有把握。如果宣告解嚴的當局，對於以上諸問，都能給我們一個正答，他們就應該以明令通知一切軍警機關。如果說，解嚴的宣告，不過是表示北京的軍權統一，並不影響於人民的權利，那末，我們最好還是請求他們宣告戒嚴，免得許多無知百姓，因爲誤解解嚴的意義，而墮刑網於不覺。

我們希望北京的團體或北京的新聞記者，能夠向張學良或其他北京軍警當局，探個明白。

（文）

內亂外交的新局面

比國最後拒絕中國關於修約的提議，世人已覺得她之採這樣强硬態度，背後必有帝國主義的列强，尤其英國的助勢。果然八日的華盛頓電報傳出英國將援助比國對華修約爭執及美國政府對於這事懷疑慮之消息。美國政府恐怕英國一來干涉，反致中國不待滿期，便宣告廢止中國與其他列强間之條約。美國的這項疑慮的是當然的。誰也不能不承認，現今中國國內戰爭及國民運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最近東南戰局的大變化，便是中國政治新局面的發展。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凡屬不瞎眼的人，應當看出中國的新勢力所在，應當了解中國國民運動的意義。以向來對外軟弱的北京政府，這次居然敢於單獨宣告比約失效，在中國外交上開一特例，則中國輿論的壓迫，國民運動的影響之大可想而知。如果現在列强對於中國廢止滿期的不平等條約之正當的舉動，

還是出來阻抗，勢將更加激起中國國民的反感，而至於惹起非常舉動，亦屬意中事。所以在現今比約已開單方廢止之端之後，像日本對於修約回答之故事延宕，固然終久必有蹈比國覆轍之一天；至若英國出來援助比國，勢必致中國絕望於平和談判改約之方法，轉而採一般宣告廢約之極端手段，亦誠有如美國政府所慮的。關於這點，美國政府確算是有見地的。但是美國自身，又為甚麼不進一步而以身作則，自動的先期放棄不平等條約之權利呢？這例一開，則一切因英國干涉而惹起之危險也許全沒有發生之餘地了。　　（純）

京師的國立各校

兩三年以來，談起北京的教育，都說是京師教育破產。到現在簡直的是破產也說不上了。破產還是一個整理收束的手續，而這京師「首善」的教育不僅是政府不管，社會上也實在是沒人理會。所以這北京的教育就輾轉到現在不堪的狀態。

國立各校雖都已經開學，而實際上受課，卻多有名無實。今年開學的時期算來已經耽擱了全學年五分之一的光陰。教員方面有的到別處學校，另謀生活了；有的投筆從戎，各自飛騰去了；其餘的那些教書先生們，有的不願走，有的不能走，就活活的困在北京。有自用車的，已有許多把車夫去了；使聽差的，已有許多把聽差去了；使老媽子的已有用不起的了；如果再窮，雖不便對太太離婚，然為減輕負担，恐怕到必不得已的時候，只好一律遣散，送回原籍。薪金積欠已達二十個月之多，[illegible]昇生活簡單，舊有蓄積，恐怕用完了的已經不在少數。這是教育實在的狀況，並不是故甚其詞的話。他們又不盡是『老孔子』，就是『子路』窮了，還發些不高興，那麼，能強迫他們按步就班的去上課嗎？北京天氣寒冷，到現在各校還沒錢購買煤炭，他們心裏還能照常樣熱，去凍着上課嗎？學生們交通時常不便，實際到校的也不過十分六七，其中或因匯兌不通，或因地方兵匪，家庭不能寄錢到京的也不在少數。學生方面大多數能安心上課嗎？如果實際上教員學生都不能認眞上課，學校當局無辦法，政府不理會，當總長的依然當總長，當校長的依然當校長，當主任的依然當主任。這還算辦什麼教育，還算得什麼教育界！　　（召）

英國煤礦罷工成敗的關頭

英國煤礦罷工已經六個半月了。本月九日商務大臣在倫敦衆議院報告，因此次罷工的關係英國生產損失至少二億五千萬鎊。

煤產額銳減就牽連到鋼鐵業。據維也納國際通信社消息，半年內英鐵產額降至原有的三十分之一，鋼產額二十分之一。鋼鐵業墮落，自然影響到對外商業。本年英國每月平均的進口貨總值，罷工後較罷工前少百分之六；出口貨總值少百分之十五。若以一至八月份比較去年那同時期統計，對外商業總值的虧折約在一億一

千萬鎊。姑不計國內商務與交通事業所受的打擊，即生產與對外商業兩項損失已達三億六千鎊萬。這個數目是遠過於英國煤礦的資本總額。照從前辦法，假使政府繼續津貼煤業十五年，還用不了這個數目，依現在提議，如果政府決然收買煤礦為國有，亦用不了這個數目。可知解決此次煤礦罷工問題，不僅是經濟關係，并含有政治用意。

本月九日礦務大臣報告，半年來地層上面的煤產共二百餘萬噸，地層下面的共一千萬噸。據他說，自六月初至十月底英國進口的煤共一千五百五十萬噸。如此，每月平均計算，現時英國祇產煤二百萬噸，進口的煤亦祇三百十萬噸。屯積的煤量快要消費完結，而每月平均的需要總在一千四百萬噸左右。每月短少的煤最少當為八百萬噸。冬天的時候消費更多了。照世界煤業的現狀看來，進口額不易再有增加。即有增加，英國對外商業必有入超於出的憂患。資本家對此毫無可抱樂觀的理由，而罷工者堅持到底，渡過這緊要關頭，那末，它們在政治上要得勢了，豈止經濟方面的勝利呢！（翰）

論中國對比宣告廢約事

松子

半年餘遷延不決的中比修約交涉，最後決裂了；北京政府已於本月六日單獨正式宣布一八六五年中比條約失效。關於交涉經過情形，外交部發表有終止比約之宣言及中比交涉之顛末，所述的事實，大致是世人已經知道的。一八六五年的中比修好通商條約，本定每十年後可以修改，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又屆十年期滿，北京政府依期滿前六個月通知修改之規定，曾於本年四月十六日通知比國政府，「願將現行中比條約於本年十月二十七日予以終止」，同時並提議從速開始商訂新約。彼時比政府關於該約第四十六條中國之解釋不同意，而認為依該條，只比政府一方有提議修約之權；而關於修改該約一節，聲明須俟關稅會議及法權委員會竣事後始願商訂新約。則是起初比方即全然拒絕與中國開始修約談判。中間經過長時期的停頓，歸以北京政府受海內外輿論的壓迫，至九月中交涉乃積極進行，而比方承受修約之提議，有所謂「臨時辦法」的磋商，比方於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對案中提議中比兩政府同意將現行條約予以失效，採用臨時辦法以資代替；並互相允許此締約國外交及領事人員以及人民法人物產船隻在彼締約國境內得享最惠國之待遇。又協議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基礎，締結新約。在新約未訂未實行以前，臨時辦法繼續有效。在這裏比國政府固然承受了終止舊約，商訂新約之原則，可是臨時辦法的實質，畢竟是不平等性質的舊約之繼續。如果無期的繼續下去，廢約徒有其名。關於這層，北京政府自知不能逃輿論的攻擊，於是有定期訂立新約之提議

，即：商訂新約之事須自本年十月二十七日起算，在六個月內完成之；在此項時期屆滿時，若新約尙未訂立，則各方均有重加考慮臨時辦法之自由（十月二十六日外交部提出第三次臨時辦法）。並且中政府「向比政府聲明，謂此項新約之商訂於六個月之末，確已議有成績，則延長時間，以便完成新約，屆時不難商辦」如此提議，在中政府方面已經表示過於遷就比方主張，而使所謂臨時辦法有延長下去的危險。可是比政府幷此提議而亦不肯承受，反而提議臨時辦法在六個月期滿後，可因一方之要求，再展期六個月，並且以後均照六個月期限繼續展期，直至新約成立爲止（十月二十七日比方二次對案）。新約何時能成立呢？這是完全無保障的。然而對於這種無誠意的無理的要求，北京政府還要爲「進一步之讓步」，而提議「臨時辦法於六個月期滿時得由雙方同意延長之，並得以先期三個月之通告終止之。」即令這項提議而得比方承認實行，修約交涉，仍不見得能如中國意思進行，比政府仍有延宕新約商訂之地步。輿論對於北京政府這樣不澈底的外交方針，已經不免大施攻擊。但是比政府還不肯容納中國提議，而於十一月五日答復北京政府絕對拒絕，並聲明取消迭次談判之結果，而提議將一八六五年中比條約第四十六條之解釋問題提出於海牙國際法庭；並謂俟英美法日本等國與中國訂定新約時，比國政府對於中國與上開任何一國所定關於法權問題之辦法，亦允同一容納。比國這樣的答復，根本表示無修約的誠意，完全推翻迄今談判的結果，而返到交涉開始時的態度，即：以四十六條的解釋之形式的理由，拒絕交涉。在這種情形之下，北京政府除非是自行撤消修約意思，已無再退步之餘地。本月六日單獨宣布比約的終止，的是當然應有的手段。我們所不解的；就是這種當然手段，爲甚麼不採取於當初提議修約被比推諉之後，而必遷延周折許久，遲到現今始決定採行？新約商訂期中，臨時辦法即令必有一個，當然要有確定的期限，爲甚麼北京政府尚表示期限有可以商量延長的餘地？北京政府關於修約問題，自始即缺乏澈底解決的決心和準備，從交涉經過全般事實上久已可看出來。不過無論如何，它現在總要算它採了最後一步的手段；中國正式單獨宣告修止商約這次總算是創舉。

以向來對外無能之北京政府，這次最後居然也敢出單獨宣告廢約之舉，則年來國內不平等條約廢除運動及五卅慘案以來國民對外運動之影響，也不爲小了。至於比政府對於中政府修約之提議，最近忽然變成强硬態度，其恃有帝國主義的列强，尤其英日的後援，大約也是公然的秘密；而現值中日修約交涉正在開始，比政府想終久追隨日本之後，而暫時持觀望態度，亦可想見。比政府大約也未料到北京政府敢於最後取斷然的手段吧。北京政府倘能本此態度，貫徹到底，中日條約問題固不待說，即其他隨

後滿期的不平等條約，也許不難悉依此手段以解除。　而且對於比國已經有一個榜樣，其他締約列强恐怕蹈比覆轍，也許更容易就範了。　所以這次終止比約之事，也許可爲中國廢除不平等條之事業開一新紀元。

不過比約廢止後中比兩國之關係立於如何的狀態及比國對於中政府廢約之舉取何對待手段，是大可討論的問題。

就中比關係言，由北京政府已有籠統的聲明說，比國在華之使領人民物產船舶，「按照國際公法及國際習慣」保護，幷由主管各部署按照國際通例商定優待辦法施行。然而細察兩國關係現情，一八六五年中比條約雖廢，究竟和尋常無約國關係不全相同。比國以一九〇一年北京議定書及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九國條約簽字者的資格之地位，如不取消，則仍與中國有條約關係。　而就國交上說，中比向有外交關係，已成事實；今日兩國幷未絕交，則原來雙方使節不因廢約而受影響。雙方使節享受之權利，自有國際法與國際慣例的保障，修好條約所載，不過是「宣告的」意思。　至於通商關係，則情形不同，商約的規定，卽是彼此人民居住經商的準則所在，商約一旦廢止，彼此在通商上保有決定待遇之自由。中比條約本是片面利益的性質，其存廢於中國在比僑民權利實際無大關係，但對於比國在華之僑民及其商業，則大有影響，因爲所謂領事裁判權，片務協定的關稅，及最惠國待遇，皆係修約所賦予，當然亦將隨條約廢止取消，　中國對於比國適用無約國待遇的處所，正在這裏。於是關於法權管轄，比國在華之人民，應受中國法院及法律之支配；比國貨物的課稅，適用中國國定稅率，比人在華租界（天津）應卽時收回。關於其他一般事件，則尚有管理無約國人民規則可以應用。

至講到比政府今後對待中國辦法，可以想出的，大約不外下列各端：（一）比政府完全屈服，允和中國卽行商訂新約；（二）和中國斷絕國交，或行使報復；（三）暫時卽任令兩國關係立於無約國狀態，而保留將來行動之自由；（四）由第三者出來調停，仍於臨時辦法之協定下，開始商訂新約；（五）有約國之列强爲比國共同干涉；（六）比國仍請交海牙國際法庭判理。　（一）（二）兩項極端的手段，大約比國現在對中國都不會採用。　（三）項手段對於中國現今並不能加何壓迫，大約比國也不會採行的。　（五）項手段，以列强關於在華不平等條約之共同利益關係，似乎充分有採行之動機不過在現今列强對華政策不一致之狀態下，實現的機會也很少。　惟有（四）項及（六）項之手段，實行的可能最大。　調停本來是關於國際爭議的解決第三國應有之道義的義務。　爲目前解決中比糾紛及保全比國面子，第三者出來調停，使中比仍行採用臨時辦法，從事於商訂新約，自亦屬意中事。　可是前此中國提議的臨時辦法，已經是北京政府對比大讓步，自國民視之，

的是有傷中國利益，所經依比國之拒絕確定期限的交涉而取消，今後北京政府仍能以這樣性質的臨時辦法許給比國嗎？ 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至於(六)項手段，則是比政府原來已經聲明過的。 不過前此之聲明，係爲中比條約第四十六條之解釋問題，現在是不是將進一步而提議將中國單方宣告廢約之行爲本身，提交海牙法庭公判呢？ 無論案件範圍如何，海牙國際法庭受理爭議，必須以依當事關雙方同意提出者爲限；比國一方的起訴決不能强中國出庭。 卽令說今日之事屬條約解釋問題，可適用國際法庭組織法第三十六條强制法權之規定，然而以我們所知道的，則迄至一九二五年終爲止，簽字承受此項强制法權者只有二十三國，中國雖係此等國家之一，而比國則尙不在其中。 中國的承認强制法權，明明以對於承認同樣義務之國家相互爲條件，比國今日當然不能援行此條以訴諸國際法庭。 然則比國今日不得中國的同意，根本的卽不能將中比間廢約之爭議交由該法庭公判。而中國今日究肯同意將此問題提交海牙法庭公判嗎？ 就事件之性質上說，國際法庭公判之案，應限於法律性質的爭議。 中國今日之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明明不是甚麼條約解釋，國際義務之法律問題，而是一種回復中國國民權利國際地位之政治問題，自無應付國際法庭公判之理由。 中國今日之主張，本不一定有條約規定的根據；對於無期限的不平等條約，不可以適用情勢變遷舊約作廢之原則宣告終止嗎？ 比政府方面利有比約四十六條之條文，斤斤於單方雙方修約權問題之爭，完全是文不對題。今日的問題，是：在六十年前由一方加於中國之不平等的商約、現值情勢大變而又屆規定修約之時期，中國是不是有要求解除舊約束縛之理由？ 而在對方無理的漠視中國國民情感，絕對拒絕此項正當要求之時，中國是不是有單獨宣告廢約之自由， 就道義上說，恐怕無論何人，不能作否定的解答吧。 不過比政府提交國際法庭公判之提議不得中國容納，也許最後出訴於國際聯盟。

關於政治性質的爭議，國際聯盟理事會有審議之權，而此處則無當事者雙方同意之條件。 中比同爲國際聯盟會員，比國可以一方請求聯盟理事會審議中比間關於條約之爭議，中國方面似難絕對拒絕。 而以聯盟理事會之在列强支配下，中國不將陷於極不利的地位嗎？ 但是聯盟理事會究竟只有一種和解的功用，而無判決的權力。理事會的和解辦法，不得中國承受，仍是不能成立的。 卽令該會關於爭議解決建議之報告依全體一致通過，卽令比國以其有利於己而服從之，其效果也只能限制中國積極的對比開戰之自由。 至對於中國之消極的不服從，它也無法可使。

本來中國這次修約之事，理由正大，而合於聯盟規約第十九條之精神，論理國際聯盟正應給同情的援助於中國方面。但不知北京政府的外交當局這次究竟眞能不能拿定方針，澈底的辦下去。

一個英國工黨的中國觀

陶孟和

今年春間，一位英國的新聞記者，麥朗大佐（Col. C. L' Estrange Malone），曾到中國各地視察，並會見各方面的人物。在現在交通方便，各國視線羣集於太平洋，特別是中國的時候，各國人到中國的旅客常以千萬計，一位新聞記者來遊歷中國，本是常事。但是麥朗這次的來遊至少有兩點可以使我們中國人特別注意。第一，他是一位熱心國際平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在去年五卅的時候，他曾在倫敦組織中國問訊部，披露列強在中國凌虐人民的真相。在路透及其他帝國主義的通訊機關掩蔽事實，淆惑聽聞的時候，他的這個問訊部曾爲我們盡了不少的宣傳的任務。至今這個問訊部還是在歐洲報道中國真實新聞的唯一機關。因爲他是一位注目國際公道的，所以他的來遊與那一般只抱有資本利益或私人利益的目的遊客迥然不同，無論他是什麼貴族，或是什麼大臣。第二，他本是一位工黨議員，這次是受英國工黨非正式的委託來考察中國現狀；他的視察的結果多少要供給工黨資料去決定他們對中國的方針。英國工黨上次的當政期間雖然只是極短的，但是凡是留心英國政治的人都知道他們依然有極光明的前途。除了現在當權的保守黨以外，只有工黨配做他的反對黨，只有工黨有取而代之的機會。況且英國工黨的政策又足代表現在大部分英國開明人士的心理。

自從麥朗從中國回到英國以後，今年九月間工黨大會時，曾於十八日通過如左之決議案：

「獨立工黨（英國工黨原名爲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簡稱爲 I. L. P.）對於在中國因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的政府採用帝國主義的政策而發生的情形，深爲危懼。本黨警告大家這個劇烈衝突的危險。本黨聲明保護英國國民最有效之方法，並不在用海軍爲恫喝的表示，乃在英國表示誠意，採用一種承認中國獨立的公正政策。本黨要求英國政府爲尊重中國在其領水內的主權起見，應撤回駐華海軍，與廣東政府結親善的條約，取消治外法權，對於向中國輸入的軍械及戰爭物品爲更有力的監視，並且於最近時期內召集會議討論各租界的問題。」

我們讀了這個決議，便推測這是麥朗視察報告的結果。最近我們讀了英國工黨出版部所印行的麥朗的視察報告，更證明我們推測的正確。我們差不多可以說他的報告代表英國工黨的中國觀。

麥朗的報告共分兩部，第一部專論中國的政治狀況，第二部專論中國的勞動狀況，尚在印刷中。這第一部只是一本二三萬字的薄冊子，但是他的內容都包含不少的東西。像我們已經讀厭了國內外各種代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外國言論的，現在讀了這個

報告，深覺得他眞能了解他所謂「新中國」，他眞能捉摸少年中國的思想與運動，並且覺得現在我們國內的官僚政客們，雖然自詡爲提倡新文化，新思潮的，還不能有他那樣的眼光去捉摸這個思想與運動。

麥朗分析中國政府爲若干單位，即北京，奉天，國民軍，吳佩孚，孫傳芳，廣東，以及北京外交團。據他的觀察，所謂北京政府只是一個假局面，只是一個名辭，他的職務不過是外交團的一個收信箱。北京只代表一個歷史的遺跡罷了。北方軍閥代表中國破壞的勢力，因爲凡是北方軍閥勢力所到之地，都是田野成墟，雞犬滅跡。孫傳芳盤據中國全國最肥腴的區域，掌握每年輸出入占全國的三分之一的大岸——上海——他的前途雖尚在不可知之數，但是現在獨有廣東可以說是中國一切進步的策源地。「有一天廣東或者可以成爲中國的首都，讓他自己發展，讓他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可以成中國最好的希望」（第五頁）。麥朗對於國民黨左右兩派的衝突，完全的並且極熱誠的左袒現在廣東的政府。他看出廣東的政黨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因爲他有一定的，具體的政策。

麥朗分析列强在中國的政策，與列强與國內戰爭的關係，非常透澈淸楚，雖然大部分都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他承認並且原諒英國駐京公使地位之困難，因爲有許多英國人民，甚而至於英國官吏常可以不顧公使的意旨，爲所欲爲，乃至改變他的政策。他舉出沙頓將軍的主持奉天兵工廠，某英美香烟公司的借款四百萬元於吳佩孚，以及英國駐漢口領事的態度諸事，（見第十二）做他立論的佐證。但是他同時又揭破英國外交部的新政策，就是表面上不採用武力而暗中擁護至少是默許他的國人在中國進行各種推行帝國主義，或反抗「赤化」的宣傳與活動。但自從萬縣事件發生以後，我們覺得英國外交部似乎又改變了態度。麥朗評論日本當局對中國的態度，似乎很優容的，這或者是由於日本在中國的特殊的地位。我恐怕有許多中國人不肯與他同意。假使他知道日本的各種活動與侵略的實力，假使他對於日本的知識也如他對於他本國的一樣，他或者還有更精澈的批評。因爲他的報告只是對英國的人民而發，所以他的眼光全聚在英國方面。

現在反對「赤化」的人沒有不痛恨蘇俄的。麥朗却贊助蘇俄在中國的行動，他說俄國在中國「既沒有租界地，又沒有特權。況且凡是俄國的顧問所在的地方，都發起新的道路，新的橋梁，新的建築，及各種便益人民的事業。這是在張家口與廣州顯而易見的，與吳佩孚的破壞政策正相對照。」（第十頁）他聲明蘇俄絕非帝國主義者，就是對於蘇俄在蒙古的行動與把持中東鐵路的行爲，他也有所辯護：蒙古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對外政策；因爲日本的勢力佈滿了東三省，就是將中東鐵路退還中國，也並非中國之利，不過是日本之利罷了，（第六頁）所

以他對於蘇俄在中國的結論完全是恭維的：『雖然全國都爲中國北方的軍閥所蹂躪，雖然千萬的人民都喪家蕩產，現在的中國較比蘇俄到中國之先，還是更好，更近於解決』(第十頁)

這個報告繼續討論治外法權，租界地，及上海租界問題以後，結論兩節專提議英國與中國應該採取的政策與態度。他對於英國的提議簡單有以下幾項：

一，撤回英國駐華一切軍隊。

二，禁止供給軍械於一切反國民運動的中國軍隊。

三，修正條約或結新的條約。

四，各租界地參事會加入中國居民代表，逐漸增加以至於將租界地完全交還中國爲止。

五，箝制一切英國人在中國發各種引起中國排英的言論，(如京津泰晤士報，字林西報等)並調回防害中英友誼的領事。

六，增進中英兩國人間私人的交際。

這只是英國方面，英國的開明政府方面應該做的，了解新中國的狀況以後應該採取的政策。但是中國問題，豈只是『英國人放手』的問題？麥朗說：

『但是新中國的發展不單是外國人的問題，雖然外國人的責任極大。至於中國能否排除他的困難最後還是靠中國人民自身。(第二十頁)

他承認至今還是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唯一的領袖，因爲只有他有偉大的眼光。所以他希望國民黨發展更大的，更有力的團結，以促進中國的進步。例如北方政府所不注視，甚而至於仇恨的高等教育，可以代表新中國的政黨便應該竭力獎勵，造就中國的未來的領袖。

統觀全篇，他完全代表一種新的眼光。我們未必能希望現在的英國政府用這個眼光去決定他的政策，但是至少他的反對黨的態度，也多少可以緩和他的極端的帝國主義。

英國是政治的自由主義的誕生地；弱小民族曾受他的扶持，強權曾受他的抵抗，公理曾受他的維持。他的傳統的自由主義曾屢爲文人，詩家，歷史學者所歌頌。可是近年來我們很少聽見這個歌頌。反之，我們只聽見咀咒，辱罵。一方面因爲這個久受壓迫的民族現在漸漸的覺醒，一方面因爲慣於用壓迫政策的政府依然迷信他的帝國主義，所以中英間的關係遂變成了不可磨滅的敵愾。正在這個時候，這個代表英國第二大政黨的中國觀顯有極重大的意義。他或者可以挽救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於既倒，同時還可以使中英國際間發現一種新的平和的局面。我們中國人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且看着英國的政治罷。

蘇聯理論和國際法（上）

浩徐

自蘇聯被歐亞各國先後正式承認以後，她便跳出了國際封鎖的圈套，走進平常國際關係的範圍。可是，她的經濟組織政治組織既和旁的國家完全不同，所以她在對外關係上，不能套襲舊來國際關係的習慣。她不得不把舊來國際關係的習慣，一一從新審定；她不得不依照她的獨特的理論，創出許多國際關係上的新法則新辦法。

因此通常歐洲人造出來的國際法裏許多基本原則基本概念都被蘇聯的法律家否認，平常國際法上的慣習都被蘇聯加了重大的變更。本篇的目的，就是想把蘇聯從她的特殊理論對國際法所加的理論上實際上的變革，極端簡略地敘述。假若敘述和事實不差，便算滿足；贊成或反對，自然另是一件事。

我們姑且分開兩點來敘述蘇聯法律家如何適用他們的政治經濟理論；上篇敘述「國際主義」在國際法上的適用；下篇敘述「階級鬥爭說」在國際法上的適用。——雖然自蘇聯理論說來，階級鬥爭和國際主義只是同一樁事。本篇所述的也有關於平時國際法的，也有關於戰時國際法的，也有關於國際私法的，姑且依法比學說，用「國際法」名稱去概括。

……………………………………

先說國際主義的適用。

因為蘇聯是主張國際主義，因為她是以輔助世界革命為職志，所以蘇聯法律對於領土的解釋，和通常國際法對於領土所下的定義不同。

她的領土是可以隨時擴張的，幷且照她的憲法的精神說來，她的現今的領土不過是暫時的領土。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聯邦宣言裏說：「一切現存的或將來興起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皆得加入本聯邦。」又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的憲法裏說：蘇聯是「聯結各國勞動者構成一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步。」這樣，蘇聯是預備要包括全世界的，她的領土是隨着「世界革命」的進展，預備和一切新興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合併的。

他方面，她的領土又是可以隨時縮小的。照一九二三年的憲法第四條，構成蘇聯的一切共和國有自由脫退蘇聯之權。

這樣，蘇聯是一種特殊組織 Organisne sui generis，和現代普通國家不同，她們領土是隨着世界革命的進展可以伸縮的，是變動不居的，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她廢去她的原來的名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R•S•F•S•R，改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U•R•S•S，沒有俄羅斯字樣。

固然一般地說來：無論那一國的領土，都沒有永久固定的保障，都是要隨着革命征服割讓等等而變動的；但是那只是事實的問題，沒有像蘇聯那樣用法律明文去預先規定的。所以照

法律的精神說來，我們可以說：在現代各國，領土的固定是原則，變遷是例外；而在蘇聯，領土的固定是暫時的，變遷是目的。

蘇聯的國際主義亦適用到關於「國籍」的規定。關於外來國籍的取得，蘇聯雖是採用血統主義和生地主義的混合制度，沒有什麼奇特。但是關於歸化，就和他國不同，依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凡屬於農工階級的外國人，或因社會活動而被迫害的外國人，歸化蘇聯，只須經過極簡易的手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國人的法律上的地位。在大多數的憲法裏，公權的享有，是不給外國人的。可是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的命令，一切外國公民住居蘇聯領土內而屬於農工階級的，都得和蘇聯公民享有同等的公權。依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命令，一切外國人得依自己志願投入蘇聯軍隊。

關於外國人的保護，也是特別。現代國家如英美等國，都拒絕外國革命分子的大羣的入境，蘇聯是開放於「一切政治上宗教上被迫害的外國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憲法第十二條）

國際主義又適用到外交官制度。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命令宣布一個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在國際關係上承認大小國家的完全平等。」依這項命令，蘇聯宣布廢止外交代表的四等級；蘇聯的外交代表都稱為「全權代表」，凡駐在蘇聯的一切外國外交代表，不問官級，都享完全平等待遇。外交團名單依字母順編製。

但是這原則的適用，在蘇聯領內，固然不成問題，在國外就發生困難。蘇聯的外交代表有時被駐在國予以低等的待遇（例如波蘭）。蘇聯為救濟這種無可如何的困難起見，想出一個巧妙的對策。就是：在內國法上，仍依平等原則，對一切外交代表給予同等待遇，同等薪俸；而在國外，則依各種特別情形，給予不同的官銜，例如大使銜全權代表，代理公使銜全權代表等等。

小說

賣書

西岩

小明漸漸的哭的睡着了，秋心也躺了下來。黯淡無色的燈下只賸了子明一個。他立起身來，走到那惟一保留着的書架的前面。架上除了幾本七零八落的舊書，幾乎完全是空空的了。只有一部木版書看來還很整齊的。子明伸手取下了這部書，又回到了油燈下。

他呆呆的坐在燈下，撫摩着夾書的木板。他的手指輕輕的，溫柔的摩挲着那板子，好像他所撫摩的是他愛人的纖手，叫人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真正愛書的人。那木板的光澤和顏色也像在

告訴這樣的寵幸並不是偶然的事。可是今天，子明的眼光却並不灌注在書上。

他的心太亂了。他和秋心已經十幾天沒有吃過一頓正式的飯。現在小明的牛奶粉又沒有了，只是哭着嚷肚子餓。秋心本來身體弱，近幾個月來，沒有充分的營養，現在又加上小明的日夜啼哭，簡直瘦的不成樣子了。她也眞可憐，在家的時候天天受後母冷漠，嫁了他沒幾天他的差使就掉了，可以說從來沒有過過一天安樂的日子。借錢的話是不用提的。他認識的人只有幾個，目下的同事，他們誰都是窮教員誰都是東拼西湊的過日子。有些人還有七八個孩子，想來比他還困難些。賣東西呢，他早就沒有東西可賣了。他先前還有幾本書，可是書和裝書的架子都陸續的換了飯米了。那舊書店的掌櫃給他那樣不堪的代價，還裝出特別照顧他的神氣來。可是他此時就是要賣與他，也已經沒有書可賣了，除了幾本他天天得用的教科書，和幾本破爛不堪的詩歌，那是他多年不離的伴侶。這幾本書，不要說沒有人買，就是出賣了也不夠一天的吃用。

現在不得不輪到這件了。他低下頭來看一看手中的書。他不知道這部書在他家有多少年。他只知道他的父親無論到那裏去都帶着這部書，晚上沒有事，就打了半斤黃酒，對了它慢慢的喝。他父親最後一次病時，這部書也一向在病榻上伴着他，直到將死時才鄭重的交給他，叫他好好的保存着。他以後也把它當作枕箱中的鴻寶，永遠的帶在身邊。他不但輕易不給人看，就是自己也不大解開那夾板來，恐怕它的古紙經不起常常的翻弄。他因了它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唉，他現在的厄運也可以說是從它得來的。他四年前在部裏當差的時候，他的上司一天叫他進去，說總長聽說他有一部宋刻的陶淵明詩集，上面還有陸放翁元遺山親筆題的詩，要借去看一看。他那總長是有名的藏書家，聽說了好板本是無論如何不輕易讓它錯過的。不知道誰去獻慇懃，把他那部書報告他聽了。他沒有法，只好送去給他看。送去之後，過了一兩個月還沒有還他，他就去見他的上司，請他去取回來。上司說總長說他公事辦得很得體，有心要提拔他，書的事情擱一擱再提吧。他明知道上司的意思要他做一個人情，可是他假裝不懂，二次三次的去催，到後來還是親自去見總長，才要了回來。果然，不到三個月，部裏裁員，他的名字也在裏面了。

他一向以爲這部書與他是今生不會分手的了，他將來死的時候，也像父親交他那樣鄭重的交給小明。小明在他手中至少可以得到一種不是沒有價值的遺產。現在都完了。明天早晨只好送它去給它的新主人。也許楚澤的話不錯，那個日本人不至於打很大的價，那麼五六百塊錢，又可以勉强的過一年半載了。

他歎了一口氣，慢慢的解開那書夾的帶子。木板裏露出黯黃色的古紙來。他輕輕的揭開兩頁，心中說道：「我要與你分手了。我實在沒有法。要是我是獨身， 就餓死了也捨不得賣你 。可是可愛的小明已經絕了糧，去年白潤的秋心也又黃又瘦了。我保存了你，就不能保存他們，還不如靠你的帮助，去保存了他們吧。我一向沒有敢多與你相對，現在要分手了，讓我儘量的細味一次吧。」

他坐在燈下，一字一字的讀，一頁一頁的翻。桌上破舊鬧鐘的短針從九點上移到了兩點，他還俯身坐在原來的地位。玻璃燈的煤油也快乾涸了，火焰縮得像豆一般的小，還發出一陣陣的煤烟味，他正想合卷上床，他的眼光突然觸見了一個字。他完全清醒了。他想這字的刻法，是明朝才有，元以前是沒有的。他渾身發熱了。這時的燈搖搖的要滅了。他連忙找了一枝洋燭點着。細細的找，居然又找到了兩個可疑的字。這部書十九不會是宋板，那麼陸放翁和元遺山的題跋一定是假造的了。

他坐不住了，立起身來，不停的在室內走着。完了完了！這部書既然不是眞本，誰還肯出大價錢？他指望得的生活費，現在又沒有希望了，秋心和小明以後又怎樣呢？他的眼中，只見秋心黃瘦得像胡同中天天向他要錢的老乞婆，他的耳中，只聽得小明嚷：「爸爸，寶寶餓！寶寶要吃吃！」的聲音。自然，要是他自己不說，人家也未必看得出，可是，難道一個人窮了，就連信義都不講了麼？

「子明，怎麼你還沒有睡。你這樣的跑來跑去，不要把小明鬧醒了！現在什麼時候了？」

「現在三點半過一點。我剛才睡不着，現在正要上床了。」

他一夜也沒有合上眼。

第二天早晨子明第一個起來，就把昨天留下的半碗冷飯和了水煮起稀飯來。一會兒秋心和小明都醒了，小明嚷着要東西吃。秋心舀了些米湯去餵他，他喝了兩匙，不吃了，哭着要吃奶。他們又想了種種的方法去哄他。他和秋心喝稀飯的時候，已經九點多點了。

「你得去了」，秋心道。「楚澤昨天不是約了今天拿書去的麼？」

「我想不去了。這部書不是宋版，那題跋都是假的。這樣的書賣不得幾個錢。那麼到不如留在家裏了。父親留下來的東西只有這一件了。」

「這眞是那裏來的話！你昨天並沒有說它是假的。」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

「你也許錯了。」

「我已經找到了三個證據。」

「以前別人拿去看的時候，有人說過沒有？」

「沒有。」

「那麼你不說，人家也未必知道。」

「秋心，這是你叫我去騙人了。」

「要是你昨天就出賣了，難道也是騙人麼？」

「昨天我自己不知道。現在既經知道了，不說實話就是有心騙人了。」

「現在又沒有人要你去打謊。你只要不作聲就是了。人家看出看不出毛病來，這是人家自己的本事，與我們沒有什麼相干？」

「秋心，我想不到你……」

「你不看看小明。像這樣的下去，不消幾天……」她說到這裏就哭了。停了一會，又說：「何況你也許，自己沒看對。」

沒奈何，子明夾了書走了出去，一步一挨的走到了楚澤的寓所。兩個日本人已經在那裏了。介紹過後，也一聲不響的把書交給了楚澤，一聲不響的坐下了。兩個日本人看了一會，面上露上極端的高興。一會兒楚澤代他們問他是不是要價六百元。

他道：「是的。不過…不過…」一面說着，一面立了起來。「我不想賣了。這書不是眞宋板。」他接着把他昨晚發見的疑竇一一指出了。「我沒有早說，因爲我自己昨晚才知道，」他末了收束說。

他說完這話，面色都變了。他好像一個躊躇生死問題的人，已經跳進了水裏，心中反寧靜了下來，雖然他此刻眼前所見的，只是秋心和小明帶着怨恨的可憐的眼光瞧着他。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聽見楚澤在同他說話。「上村先生要我說，他都很明白你不願意放棄這部書的意思。你爲了它把你的差使都丟掉的歷史，他也聽說過。要是你眞不願割愛，他沒有什麼說。你如果可以通融的話，他也不要沾你的便宜。他不同你打價，出一個老實價錢，他可以給你個整數一千元。」

「我並不是想爭論價錢。這些題跋實在不是眞的。」他還吶吶的爭辨，可是自己也不認得自己的音聲了。

「算了罷。」楚澤阻止他。「這又不是你勉强人家買。」

五分鐘後，一千元的支票在他的口袋內，楚澤送他到門外。

他囁嚅的說：「這眞好像是做夢了。」

楚澤笑道：「這些古董，本來就像做夢。要是你當它是眞的，假的何嘗不是眞的？要是你當它是假的，眞的也就是假的了。不要呆着了，再見吧，回去了替我問候秋心和小寶寶。」

末一句話沒說完，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要緊事情，右手掀了掀帽子一轉身頭也不回的走了。

阿青

許君遠

在滹沱泛溢之後，遍地浸透了濕氣，瘧疾竟在我鄉大肆其淫威——瘧疾是不是因爲濕氣而起，我並不深知道，不過我鄉的人們是這樣說的。我家底人除了祖父僥倖脫過，幾乎沒人不在床上躺過幾天，母親和我尤其沈重，她發到三十次，我發到四十次以上。到痊愈的時候，母親行動離不了拐杖，我也眞瘦到不成人樣子。父親看到我羸弱情形，一時不容易復元，決計不讓我升學。因爲家裏嘈雜，養病不大合式，他同母親商量送我到二姑母家住住，那邊是非常清靜。

二姑母家住磁河北岸，風景眞是清秀極了。而且那村距W鎮僅僅半里路，買吃食物品也很方便。在先，我常央求父親領我去玩，二姑母也說了幾次要接我去小住，可是因爲路遠，家裏事多，總去不成。

二姑母家裏的眞是清靜：姑夫不常在家住，表兄纔入了中學；祇有表姐姐和她厮伴着：有時不免過於冷清，聽說我要去住，她們娘兒倆都十分高興。

二姑母在北屋西間住，表姐姐在西屋住；北屋東間是臨時給我預備出來的。我到的時候，窗戶新糊起，上截用的綠紗，下截用的白紙。白紙部的右下角貼着一個綠紙剪成的一朵牡丹花，我本來討厭窗紙上貼東西的，不過這一朵牡丹却使我生些興趣：那綠的顏色與那花枝招展的樣子在鄉間從沒看見過，可愛極了。

「姐，這牡丹鉸得眞妙。」我指着牡丹向表姐說。

她抿嘴一笑，姑母瞅了瞅她說道：

「這準又是小青子鉸的吧？」

表姐點了點頭。我還在對着紙窗想小青子是誰，二分鐘後我便同姑母在堂屋看老張和麵作片湯。

父親囑咐我，要我每天早起在河沿散步一小時，再用早飯。我第一次要實行這工作了，沒氣力地踱到院裏，表姐正在門台上梳理辮子，她見了我，站起來斜倚住門，半惺忪地笑道：

「要上那去？別累着。」

「到外邊走走去，今天天氣很好。」我笑着回答。

我待要動身向外走，忽然從門口跑進來了一個細長身材十幾歲的女孩子。

她笑嘻嘻地本想和表姐說話，看到了我似乎一愣，雙頰忽地紅起來，半張着笑口，低頭走過一旁。在勢，我很可以出門走了，不知爲什麼我倒想不起走出去，只在那裏欣賞這女孩子嬌暈的媚臉，直到表姐瞅我，我纔想起出去散步的計劃。

表姐望着我倆一笑問，「認識不？」。

她重新微微向我瞅了瞅，含着嬌笑顫聲地說道：「不認識的。」

「看也値的那樣！論年紀你還是他的表姐呢。」表姐似又在笑了。

「陳庄的？」

「對了，昨天不就告訴你他來這住些日子嗎。昨天你剛走了他就來了。」

她又在打量我，「病早好利落了？」靦覥地問表姐道。

「好了，來這裏養 息一下。」我搶着答，臉上有些發熱了。

走到姑母屋裏，她告訴我那就是較牡丹花的小青子，是她底堂伯子底姑娘。

自此阿青每天來到二姑母家裏。我們漸漸也說話了。她每次來了，不一直去找表姐，而强尋小事先到姑母那邊，就便要掀開我底門簾，笑問一聲「早起來了？」「精神好多了？」一類的話。我屢次請她坐一刻再走，她雖是不明白表示說「不」，但在她底略含羞意的微笑裏，似乎已盡把又願意又不敢的意思告訴我了。她和表姐對坐着工作的時候，我也常常溜到她們屋裏。她見我去了，每要把身子向炕裏挪挪，彷彿是特意讓出地位教我在她底身邊坐下，不過我也是願而不敢，機械地挨在表姐身旁。我慣好給她們說笑話，她們很愛聽，聽完了必要抽筋喘氣地伏身大笑，尤其是表姐，不像什末惹笑的話已足使她笑；在她掩面一切顧不得的當兒，阿青有時用她那嬌媚的眼又喜又恨地盯我一下，我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溫醉。

十六

元氣漸漸恢復，在理，祖母壽辰的一天我十分該回家去，而且回去了也無須再返回來。姑母和表姐都要去的，她們願我同去同回，我因爲戀着阿青，忐忑地無以自主，知道我要回去了，祖母一定不教再返回來；於是我就以「回去不再回來」爲理由，委婉地說服姑母，她末了更像替我加了一層的說辭爲我辯護：

「不去也好，人來客往，整整麻煩一天，不敢說不會再鬧病。」

她們走了，我心神不安地坐在院裏盼着阿青。只恐怕她知道她們走了，一天不肯過來。

然而我底希望終於被她底笑吟吟的面容充達了。

這是觸我心靈最深的一次，那會她底一切，我全清晰地記的。辮繩由紅的換成淺粉，短褂由月白換成淡絳紫，……煥然一新，托襯起她的桃色的面。她半嬌羞地趁着我說道：「你沒跟她們去嗎？——喲，我看你自己怎末過！」她任笑了。

我也一笑，站起身來，手勒住頦頸，歪着頭瞅着她說道：「你來得眞好，我等你呢。老王上鎭裏稱肉去了，咱一塊兒吃午飯吧。」

她並沒表示可否，改題目問我近來狀況。

我口頭上說「不要緊了」，但在心裏却願她想作「還有些要緊」，好證明我不至於最短的時間離開她。

她似乎不願深思，蹙了蹙眉漫然地說道：「對了，我看她（指表姐）給你作的那枕頭成了沒有。」我喜的一顫，明白她底借故向屋裏走，也就不由己般地跟着她進去。

她走到炕邊，看了看枕頭後，却默默望着鏡子一會兒，我坐在靠門壁的矮凳上，靜靜地窺察她。屋裏沈寂了，這種沉寂足增我們底局促，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時地偷看我，嘴幾度地張動，但是總說不出什麼。

「她們得什末時候回來？」終於無其奈何地談話了。

「大晚半天吧。」爲打破沉寂起見，我勉强地回答。

「回來？？」她似在沈吟了。

「表姐還許住下呢。」我說。

她把嘴一抿，大概是有「不見得」的意思了。

怯懦和勇敢在我心裏交起戰來，脆弱的心靈完全被她底嬌柔征服，我眞不願意把得以親密的時機放過。但是怎好意思。

沈寂了一會兒，我忽然走到她跟前，心驚肉跳地把手搭住她底肩膀，她默然地一垂首，伸手拉住我底另一隻手。我全身顫動，把額角枕住她底上臂。

我問她有了婆家沒有，她把我底頭推起，低笑道。

「不學好啊！」她連撼我幾下譏誚地說。

我並不反駁，轉過身緊靠在她底懷裏，仰頭挨住她底頰邊，她用唇輕吮咂我底顋端，我閉住眼睛，暗自昏痴地呆想。

「她就要回來吧！」她又想到表姐。

「不回來了。」我盲目地安慰她。

又沈寂了一會兒。

雖然表姐當日竟不依時地返回來，但是我和阿青已享夠不能常得的甜蜜。

從許多方面看來，表姐已在開始偵查我倆底行動，她看到阿青底眼睛一動，必要回頭朝我望望，證一證是否爲我。啞子吃黃連的痛苦，只有兩心互印住，其結果也就是相見相低頭了。

這一次我正在前院槐蔭裏呆坐着，阿青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走進來。她看見我驚喜地回顧，懇摯誠地跋到我身邊，拉住我底手帶羞澀地用眼釘我。自然我們倆心裏都明白，却是沒什末可說的。院裏靜悄悄的，使我們敢於忘其所以大膽地久立。明是有好些該說的話，不過誰也不知道從那說起。互視互眠，我們又起始互相緊握着手散步般地滿院遊走了。

偵探悄然地出來了。在我無意地抬頭看時，表姐正靠着桑樹含譏誚地立着。我失魂地把阿青底手一摔，她更如驚弓之鳥，臉色紅白地趕急向外溜逃了。

說來委實對不起表姐，恨她多事的心含上三分仇意。本想使性回家，還是因爲阿青的關係不得已地忍了一口氣，滿盼她繼續前來。在表姐似乎也有些後悔；然而二姑母底家裏竟絕了阿青底足跡。

決定回家的前一天，失志般地從河沿歸來，阿青正要由別一家進她家去。我們正打對面，她倚着門牆待我，看看街上沒人，

我趕緊走到她面前，她含愁地很鄭重地說道：

「聽說你快回去，這一輩子不一定再有見面的時候了！」

我心酸地簌簌地墮下幾點清淚，無奈何地黯然離開她了。好些年不知阿青底消息。表姐倒能見面，但是還裝着道學面孔，那肯卑屈地問她最瞧不起的事呢？

今年到上姑母家拜年，偶在門口眺望，瞥見一位華妝艷飾的二十上下的少婦遠遠走過，閒話裏問起姑母，她說那就是小青子。我才要進一步探詢，而表姐撇着嘴似猶有昔年怨氣譏訕地在說了：

「人家成了闊太太了！」

我雖又氣又妬，但對着她們也只好裝作漠然地一笑。我自是不便而且無須再去詳問，實在就是問詳細了又怎樣呢？我也願意她底底裏永在我心裏半模糊着。

科學詹言

自得

三　扁魚之比論

設有一個扁魚，例如比目魚，扁到薄如一張紙的程度，放在兩塊玻璃板之間。這玻璃板之間，有水流通貫注。牠就在這個上下蹐的宇宙間生活着。牠的行動，祇有前後左右之漂游，而無上下之升降；牠祇能光被四表，而不能格於上下。於是牠以為宇宙是二積次的，是有長，有寬，而無高的，是有前後，有左右，而無上下的。倘若有人告訴牠：實在的宇宙，是三積次的，有長，有寬，還有高，牠必定抵死不承認。倘若再有人忽然把上面一塊玻璃高提高，中間仍然有流通貫注的水，牠必定倉皇失措，不知道怎樣去行動，不知道怎樣去思想，（假定牠也能夠思想）總括一句話，不知道怎樣底生活着。此無他，不過是三積次的宇宙，和牠的生理與心理的習慣，不相符合，罷了。依相對論講來，我們的宇宙，是四積次的，有長，有寬，有高，有時間，換一句話說，宇宙之長，寬，高，是隨時間而不同的。我們驟然聽到這種說法，也就茫然莫知其所為，和那個二積次的宇宙裏的扁魚，到了三積次的宇宙裏一般。這也是因為：這樣的宇宙觀，和我們思想的習慣不相符合，故耳。其實我們三積次的宇宙觀，不過是大致底可以滿足我們生活的要求，並不一定是可動搖的眞實。我們照這樣的宇宙觀去走路，不至於走不到，我們照這樣的宇宙觀去測度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與所在，不至於茫無頭緒底測度不出來。所以我們的思想，老是向這一條途徑上往前進行，差不多到了一個種族的習慣。現在四積次的宇宙觀，自然是和這個習慣扞格不相入的。然而倘若我們因為這個緣故而不承認相對論，我們不必在這裏笑這一隻扁魚，明葛司克也要同樣底笑我們了。

四　夫拉莫里的異談

依勞倫茲變換公式而言，時間之長短——即快慢，依我們所擇取的標程而不同；如果所擇取的標程走得快，則此標程上之鐘表，所記錄的時間較長，反之則時間較短。這樣看來，火車上的時間，比地面上的時間較長，所以從火車上觀察地面上的事情，應該比地面上所觀察的發生得快。然而這個公式，祇能在火車速

率小於光之速率的時候，是有效的。倘若在火車速率與光之速率相等，或大於光之速率的時候，還照這個公式去推求，就要得一個很奇怪的結叫論，叫做夫拉莫里的異談 Flamerianfiction。設若有一個人，坐着一輛火車，從地球上朝天空裏走。倘若火車的速率和光的速率相等，則地球上各種事情，從他看起來，都是同時發見，那眞是齊彭殤爲妄作、天地會不能以一瞬。倘若火車的速率，還大於光的速率，則地球上的各種事情，從他看起來，都有前後相反的。先有日落，後有日出；先有今日，後有昨日；先是死；後有生；先有民國，後有前淸；先有二十度左右的地球，後有六千餘度的火雲。莊子說：「今日適越而昔來」若是附會起來，到是同這個異談相像。寫到這裏，我忽然又想起我們鄉裏一種兒謡：

順唱謡，倒唱謡，先有我，後有哥，媽媽出閣(出嫁也)我打鑼，搖籃裏睡着老家婆。(外祖母也，)

不覺喟然嘆曰，他們已經知道了相對論。

附注　上次科學詹言內所講的地點和長度的相對性，不過係關於相對論的有趣的引導，讀者不可誤認爲安斯坦的相對論的本身，安斯坦的相對論，不是這樣簡單的。

通　信

兩月來在南昌目睹的慘象

致現代評論記者

此次蘇浙閩皖贛聯軍和國民革命北伐軍戰鬥得最烈而遺禍地方最慘酷的，武昌而外，當算南昌。我以九月初到南昌住至上星期纔冒險出境，不幸的不幸，親歷這幾回大戰，而且做過它的犧牲者。兩月以來，江西西自新喻高安以迄生米萬壽宮，北自修水以及德安建昌涂家埠樂化，雙方死的血塗原野，傷的體偏瘡痍，大概總上四五萬人。至於鋒鏑所經，人民方面所受的苦痛，更不勝紀述。據年事較長一點的人說，這實在是江西百年來未有的浩劫！我們事後回想，能勿勤念嗎？現在我把北伐軍入城和圍城時情形以純客觀的態度記述一番。(一)北伐軍入城。原來北伐軍佔領南昌城，止有九月十七晚至廿日一次，報載幾得幾失，都是訛傳。當時贛軍鄧如琢部秦岳各旅開往樟樹，唐福山師張鳳岐旅均在贛西，蘇浙軍則在贛北修水一帶及南潯路線上，省城是異常空虛。北伐第六軍程潛部五十五六七三團在修水擊敗蘇軍，進據奉新上高，乘勝卽下南昌，但入城後三日因鄧氏班師反攻遂退。是役北伐軍在軍略上固然沒有什麼勝利，然而實際上毫無損傷。而且北伐軍入城之後直到商會召集商人開會，以平物價，開市，不發軍用票相約，隨揭示不拉夫不籌餉不住民房各規條。商民從之，交易如常。恰好第二天是中秋節，一般人醉心舊俗，正在祀祭開宴，聞程潛王吉李明陽王尹西到，燃放爆竹，懸掛國旗或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表示歡迎。商會且曾宰殺牛羊備具稀粥送去慰勞。如是過去數日，軍紀極佳，軍人乘車買物，因用廣東省造小洋折扣不合算並有比本地人花費更多的。因此一般人毫不覺得北伐軍有「赤化」「共產」的可怕，反以從前對於廣東事情的懷疑爲不可

思議了。只是南軍軍容太脆弱，程潛部下軍隊間係由汀泗橋戰後開來的，行軍千里，以致兵士形容枯槁，衣履破碎，這是引起一般人同情的。後來鄧部回駐南昌則情形大變。他們以南軍入城時學生警察曾幫同宣傳為理由，把學生警察作敵人看待，大肆騈戮，橫行於南昌城內外。其刦掠綁票之事，不遑枚舉，即據我所知，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及美術學校會計某君，都曾被捉贖回。其餘仇殺頭髮剪西洋式或平頭的人，指為共產黨，更屬無意識的暴動。婦女—特別其是剪髮的青年婦女—尤為注目，幸而事前省紳譚承元張履春及程孝福女士等辦有一紅十字會婦孺救濟所，收容甚衆，免了一場驚人大刧。(二)北伐軍圍城。北伐軍自被鄧軍反攻退走以後，即隱伏於生米萬壽宮等處，鄧軍及孫傳芳的討赤軍也舉紅邊黃心的聯軍大纛浩浩蕩蕩隨去追剿。自是激戰數晝夜，同時修水瑞昌王柏齡的黨軍，豐城上高市議魯滌平賴世璜的隊伍大舉，各路北軍都抵當不起，蔣鎮臣一師祇剩二千餘人走撫州，唐福山一師剩一旅退南昌。北伐軍乘勝包圍省城，這即我所謂圍城。圍城係自十月八日下午三時起訖十三日晚間止。當圍城之日，城內有唐福山張鳳岐岳思寅所部共約二萬人，城外北伐軍聞亦有此數，以魯滌平為前敵指揮（蔣介石始終未到南昌）。北伐軍並曾派兵分攻牛行車站涂家埠德安馬迴嶺等處，一則以隔絕蘇浙軍和贛軍的交通，一則以此圖取九江。傳說德安被黨軍佔領過一次，戰事極烈，馬迴嶺動搖聯軍死一萬餘人幾乎影響九江。不過黨軍所恃以為利器的僅有手機關鎗，缺乏大砲，故圍城五晝夜，激戰也五晝夜，血肉橫飛，犧牲至鉅，卒之沒有結果。而城內的軍隊一面應戰，一面逐戶大掠，且復派六百人衝鋒出城，將德勝門外至章江門外房屋商舖五六千戶焚毀，最著名而有歷史價值的滕王閣也在厄中。住戶逃避不及者皆死於火，伏尸塞途，腥膻發臭，我於戰後二日偕美國人葛興仁同往觀察還見到處是這樣的。後來北軍以城內糧食子彈將盡，示意商會托美國人出城調和，黨軍因久攻無益徒使城內百姓受殃便答應而且退兵四五十里了。這是北伐軍圍城五日至退兵時的情形。

以後我便離了南昌，但南北軍因損傷太甚，一時祇得休戰。兩軍備戰甚周，將來會要再戰，這是可斷言的。報載的媾和的消息，只怕要成泡影。那末，不幸的小百姓只有知希求有紀律有主義的軍隊得最後的勝利得一個良美的代價就是了。

劍翛十一月二日，北京

平民書

平民教科用書
平民課本　四冊　實價各三分
平民課本教授書　第一冊　二角
第一二冊　各一元
平民課本掛圖　第三分冊　各一元四角

平民文學叢書
歌謠　八集　各一角
小說十八種　一冊　六分

通俗教育叢書
家政淺說　一冊　一角
禁煙淺說　一冊　一角
種樹淺說　一冊　一角
農業淺說　一冊　一角
理科淺說　一冊　七分
法律淺說　一冊　一角
天空現象淺說　一冊　一角
中國地理大勢談　二冊　一角半
國恥小史　二冊　一角半

中華書局發行

書(755)

中國銀行廣告

資　本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公積金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營　業	專辦存款放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總　行	北京
分支行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鎭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甯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蕪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洪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

交通銀行廣告

行址　北京西河沿

電話　總處總協理室　南局二一九　分機一號　三六
副經理室　南局五四五八
京行營業室　分機十五號　南局四三六一

電報掛號　六六三九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二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匯兌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滙機關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協理　盧學溥

北京分行　經理　羅以炘　　副理　陳揚祐　關崇

金城銀行

總分行　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

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　陸百五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